

林亚杰 朱万章 主编

顧南書學研究

论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林亚杰 朱万章 主编

# 岭南書學研究

選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林亚杰 朱万章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1  
(广东历代书法丛刊)  
ISBN 7 - 218 - 04499 - 9

I . 岭… II . 林… III . 汉字 - 书法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 J29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019 号

---

责任编辑	沈展云
封面设计	陈晓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70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2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4499 - 9/J.174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 目 录

前言 .....	编者 (1)
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台集》 .....	饶宗颐 (5)
广东书史点滴 .....	姜澄清 (11)
岭南书法艺术的发展及其特殊性 .....	李 穆 (13)
岭南书家的沃土 .....	崔 陟 (17)
“岭南书风”与明清调书法 .....	张爱国 (21)
故宫藏《绛帖》二十卷(吴荣光旧藏)内的批注与考证浮签 .....	施安昌 (26)
华山庙碑杂考之四	
——顺德本主人泰华楼李氏三代 .....	林业强 (32)
清岭南法帖考略四题 .....	陶喻之 (41)
广东藏刻《兰亭楔帖》述略 .....	李遇春 (58)
米芾南官踪迹考 .....	林京海 (71)
苏东坡贬放岭南时的书法创作 .....	叶鹏飞 (80)
蜚声岭南的顺德历代书法名人 .....	林家强 (87)
养在深闺人未识	
——解读潮汕清代书法 .....	孙淑彦 (93)
粤籍遗老书法家与二十世纪初期香港书坛 .....	张惠仪 (108)
香港篆刻发展史 .....	邓昌成 (130)
佛山清代时期的书法篆刻 .....	丁 正 周伯军 (136)
白沙论 .....	张金梁 (146)
茅龙飞出右军窝	
——论明代哲人书家陈献章书法的入古出新 .....	朱友舟 (155)
理学家湛若水的诗文书法 .....	成洪燕 (170)
廖燕山居诗书卷跋 .....	王贵忱 (177)
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 .....	郭燕冰 (179)
“岭南三家”画跋及所反映的清初岭南书风 .....	单小英 (194)
读诗人陈恭尹事迹与书法 .....	由智超 (200)

海云诸释书艺研究 .....	林 锐 (205)
清初岭南佛门书法研究 .....	谢光辉 (216)
明末清初广东遗民书法 .....	何 锋 (229)
澹归今释传世书迹考释 .....	朱万章 (239)
吴荣光及其《辛丑销夏记》 .....	张 彬 (251)
吴荣光及其书法艺术 .....	刘 刚 (256)
“竹叶蔗渣皆妙笔,米颠书法杜陵诗” ——宋湘及其书法浅论 .....	王国梅 (260)
翁方纲与伊秉绶对广东隶书的影响概述 .....	何碧琪 (264)
诗人书画家鲍俊 .....	陈永正 (273)
鲍俊的书与画 .....	陈继春 (278)
略说潘孺初 .....	陈浩星 (289)
苏仁山书法艺术研究 .....	陈 桐 (293)
晚清粤籍重要碑派书家述评 .....	叶培贵 (305)
梁鼎芬在深圳的一件书迹 .....	张一兵 黄诗金 (312)
晚清岭南学术与岭南书法 ——以陈澧、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	姚国瑾 (315)
朱九江的书学及其传承 .....	林亚杰 (323)
陈澧与书法篆刻 .....	李绪柏 (329)
胜国遗徽 ——广东清遗民书法及其影响 .....	梁基永 (336)
康有为书法创作论 .....	姜寿田 (345)
书法家梁启超的最后二十年 .....	王伟林 (355)
梁启超的书学思想及书法艺术 .....	楚 默 (365)
壮士虬髯挥铁笔 ——“奇人”李铁夫及其书法 .....	傅爱国 (374)
于画书诗三绝外 冶金玉石一炉中 ——女金石书画家谈月色的生平与成就 .....	徐 畅 (379)
余绍宋的岭南情缘及与岭南书家交游考略 ——近代岭南书法发展的一个侧面 .....	彭砺志 (392)
容媛对金石学的贡献 .....	胡海帆 (400)
空谷足音 闻者欢忭 ——佃介眉及其书法 .....	云雪梅 (412)
春风化雨 金针度人 ——麦华三先生书法教育的特色与风格 .....	洗剑民 (428)
曾克崙先生的书法艺术 .....	李润桓 (436)

---

虚白斋主二三事 .....	许礼平 (451)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金石书画及粤人书法作品述略 .....	林子雄 (455)
纯真自然 率意天成	
——广州博物馆藏近代粤人手札书艺巡览 .....	陈鸿钧 (461)
岭南美术史研究的又一力作	
——评朱万章《岭南金石书法论丛》 .....	谢 晖 (465)
游艺与品位	
——谈文人身份的书法艺术 .....	钟 东 (468)
墙里墙外	
——一个关注岭南书法文化性和“余事”性的展览 .....	陈 迹 (477)
文化遗产态度	
——广东美术馆书法策展刍议 .....	蔡 涛 (482)
在广州看草书 .....	叶万千 (489)
广东古文字学者的书法 .....	张桂光 (497)
叶恭绰生平及其艺术 .....	唐吟方 (500)
编后记 .....	(505)

## 前 言

岭南地区的书法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何时,现在已经查无可考。不过据笔者所知,至少在明代陈献章时代已经开始垂注书学。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的陈献章在其《书说》里阐述了自己的书学主张: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圜,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白沙诗文全集》)

这是目前所见岭南人关于书学的最早记载。后来,屈大均在其著名的《广东新语》里专门开辟一章《艺语》,论及书法、绘画、鼓琴、制砚、刻印等,其中对陈献章、湛若水、黎民表、邝露、周一士的书法尤有独到见解,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研究岭南书学的文献资料。

明清之际,岭南书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士人书法与方外书风盛行。此时,研究岭南书法者,散见于时人之诗文中,如廖燕评释氏今壁之楷书“上逼钟精,下该储妙。分珠寸墨,意存见少。常翁索判,米颠求溺”(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胡方有《白沙先生茅笔草书歌》诗,称其“先生书字如画梅,粗枯幹格妙舞回。又如山水写川陕,皴法矾头与乱柴”(胡方《鸿楠堂诗集》),屈大均则在其《草书歌赠蓝公漪》里阐述了自己对草源源流及各朝草书名家之评价(见朱万章《岭南金石书法论丛》)。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简短的评述和颇具激情的歌咏还远远谈不上书法研究,但却是早期岭南书学的先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乾嘉以降,岭南书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飞跃,这集中体现在谢兰生(1760—1831)的《常惺惺斋书画题跋》二卷的问世。在这本专门品评书画的小册子里,谢兰生对于前人书法风格及其源流作了详尽论述,这是目前所见岭南地区最早的书(画)学专著。此后,鉴藏家吴荣光(1773~1843)写下著名的书画著录书《辛丑销夏记》,此书因其“收藏之真,考订之雅”(缪荃孙《艺风堂笔记》)而成为后世鉴定书画之范本。吴氏长于鉴定、考证,所以对一些千古名帖如《兰亭序》、《淳化阁帖》等颇有心得,并诉诸文字,成为后世研究法帖的必读参考文献。著名学者陈澧的业师黄子高(1794—1839)撰有《续三十五举》,专门论及篆书源流及其创作,为岭南地区第一部论述书法创作的书学论著,同时填补了中国书学史上的空白。

殆至晚清,岭南学人书法大昌,以书道扬名者大多于书学颇有建树,著名者如康有为及其《广艺舟双楫》已无庸赘言,陈澧在其《摹印述》中阐述印学见解;通晓兵法、经史、天文、地理,对西北、蒙古史等犹有独到研究的李文田首次对《兰亭序》提出质疑;苏若瑚著有《书

学答问》，虽然已经难觅其踪，但透过书名亦可知其宗旨所在。

民国纪元，遗老书法流行，鉴藏、考订之风亦盛。这时期岭南书学大多集中于书迹之题跋、考证中，较为多见者如潘飞声、颜世清、汪兆镛、张学华、简又文等，他们大多精于鉴赏，富于收藏，对岭南文献耳熟能详，所以亦能切中肯綮，言他人所未言，对研究和鉴定岭南书法极具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岭南书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当是时，民族危亡，大厦将倾，以叶公绰为首的一部分文人聚集香江，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力唤国民之民族意识。展出结束后，梓行《广东文物》三册。该书的公开问世对于现代岭南书学的研究可谓具开山祖价值。是书不仅将世人极难见其原迹的书法名作影印出来，更选论论及广东金石书法的专论数篇，成为现代岭南书学研究的鸿篇巨制。麦华三的《岭南书法丛谭》首次将历代岭南书家集中品评，并指出其成败得失，乃第一篇全面论述岭南书家的专文，后来为研究岭南书法者奉为圭臬；马小进的《西汉黄肠木刻考》、黄咏雱的《广州部曲将印考》、李健儿的《陈子壮年谱》、李履庵的《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等则分别对岭南金石和书家个案展开研究，也是具筌缕之功。《广东文物》之外，1943年出版的李仙根的《岭南书风》一书则以诗歌加注的形式歌咏历代岭南书家，品评精当，乃岭南书学研究之津梁；1949年出版的冼玉清的《广东丛帖叙录》对岭南刻帖作了详尽评析。此外，这一时期，蔡守、谈月色夫妇对岭南城砖、陶文的研究（编著有《广东城砖录》）、王秋涓对章草的研究（著有《章草例》）、1949年出版的《隋正议大夫宁贇碑》、《白沙先生遗迹》以及冼玉清于1936年发表的《粤东印谱考》为岭南书学添砖加瓦，成为岭南书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政局变迁，一批文人流寓港岛，继续潜心学术，而内地忙于建设，文士往往无暇他顾。所以这时岭南书学研究大多集中于香港一地。香港《大公报》于1960年编辑出版的《广东名家书画选集》是继《广东文物》之后出版的又一本刊载岭南书画文物的史诗性画册。和《广东文物》一样，它们所登载的文物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已经失传，正是借助于有限的黑白图版，才使后人有机会全面了解岭南书画的过去，同时也成为鉴定岭南书画的最重要依据。这一时期简又文的《广东书画鉴藏记》、汪宗衍的《艺文丛谈》（后来于1993年出版《续编》）、《广东文物丛谈》、马国权《广东印人传》等专文和论著，成为岭南书法研究的扛鼎之作。古文字学家马国权潜心研究岭南书法与印学，于1974年出版的《广东印人传》，对明清以来岭南篆刻家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有比较精到论析，为广东第一本全面介绍印学发展的专著。

八十年代迄今，出现岭南书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岭南书法作品的集中展示和图录印行。最具代表性的两次分别是：1981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明清广东法书》展览和出版同题图录；另一次为同年香港艺术馆筹划举办的《广东历代名家书法》展览并由香港市政局出版的同题图录。前者精选省港三馆所藏岭南名家书法100件，最早为陈献章、最晚为曾习经，并刊载古文字学者马国权的《明清广东书势》和汪宗衍的《明清广东法书展品小记》。马文以书家个案为主题论述明清广东书法发展形势，与麦华三专文后先辉映；后者精选香港艺术馆及



港岛私家所藏岭南书法作品 140 件,最早陈献章、最晚邓芬,并刊载美术史论家庄申的《广东书法简史》。此外,以所涉个案为主题的展览尚有 1990 年由广州美术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苏六朋苏仁山书画》并出版同题画册、1993 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黎简谢兰生书画》并出版同题画册、1998 年广东省博物馆举办《岭南书家与明清法书》展览等。

其二为岭南书学研究论著、资料的问世。首先,中山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陈永正撰写的《岭南书法史》在 1994 年出版,成为岭南第一本书法通史,也是国内少有的一本区域书法史。该书以翔实的史料、精辟的论断和作者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岭南自远古迄今的书法演变过程,广涉书家、碑石、摩崖、文献、诗词,开创了岭南书法研究的新格局。同年,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之《广东美术史》以相当大的篇幅关注岭南书法的发展,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岭南书法作了非常理性而深刻的分析,有别于一般的书法史论著;其次,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朱万章以寓目之岭南书迹为依据,撰写以书家及其墨迹为主题的专文数篇,连载于香港之《大公报·艺林》,并于 2001 年将其结集成书,名为《岭南金石书法论丛》,成为第一本研究岭南书法的论文集。

其三是岭南书学为主题的研讨会的举行。在九十年代末至新千年初,以岭南书法为主题的研讨会相继举行,先是于 1998 年由文物出版社、广东省博物馆和澳门书法家协会分别在澳门和广州举办的以“岭南书家与明清法书”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不仅仅限于广东人士,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南京、天津、日本、香港、澳门等地的学者,这次研讨会是岭南书法史上第一次涵盖面广、参加人员广泛的研讨会,也是首次引起广东以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研讨会;其次是 2001 年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在广东南海举办的岭南书学研讨会,与会人员大多限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中善于书学理论的会员,会上宣读论文,但最后未能结集出版。

其四是岭南区域性书画研究与图录的出版。八十年代以来,以广东省所属市县级文博单位为主体,相继出版了以顺德、番禺、南海、中山为代表的区域性图录,他们分别是顺德博物馆主编的《顺德历代士林书画集》、广州美术馆和番禺博物馆主编的《番禺籍历代书画作品集》、南海博物馆主编的《南海籍历代书画家作品选》、中山有关文博单位主编的《中山馆藏香山籍书画作品集》等,广东省博物馆和东莞博物馆主编的《东莞历代书画集》也即将付梓。以区域性书画研究的论著和工具书也相继出版,他们是顺德博物馆主编的《顺德书画人物录》、丘金峰主编的《潮汕历代书画录·潮州卷》和孙淑彦的《潮汕篆刻——孙淑彦书画论丛(二)》等。一些包含各地书画资料的地方文物志已陆续出版,为岭南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

此外,这一时期,以岭南书学为主题的研究专文亦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分别有:

侯开嘉的《论岭南书家与清代碑学》、单晓英的《明清岭南书法述略》、朱万章的《筠清馆刊刻六朝法书考——兼谈吴荣光与兰亭序》、施安昌的《吴荣光旧藏〈绛帖〉二十卷》、吕长生的《陈恭尹及其书法艺术》、陈永正的《诗人书画家鲍俊》、林亚杰的《朱九江的书学及其

传承》、周俊杰、姜寿田的《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王岗的《康有为的碑学改良与古典书法美学的终结》、丛文俊的《从〈广艺舟双楫·碑评〉看康有为倡碑及审美之寄兴所在》、姜寿田的《沙孟海、祝嘉书法史学比较研究》等等。

这时期岭南书学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由原来单纯本土学者研究岭南书学改变为全国性学者研究岭南书学，这说明作为一种区域美术史研究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

本次由广东省政协书画艺术交流促进会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等单位协办的“岭南书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是岭南书学研究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本次研讨会共收集论文 61 篇，除已注明的 10 篇文章外，其余均为首次发表。研究范围广涉碑刻、丛帖、区域书法、书家个案、印学、书论、书评、收藏、鉴定等，研究学者既有专门书法家、鉴定家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系统从业人员，也有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出版界朋友，不论题材还是内容、抑或学者构成，均是前不见古人的。

当然，这次精选的论文自然也有水平高下之分，但所有文章均从某一个角度对岭南书学展开了深层次的探讨。这本承载着历史份量的文集相信一定会成为未来岭南书学研究的一座重要桥梁。

编 者

二〇〇三年十月廿六日·广州·

# 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台集》

饶宗颐

释道忞为广东大埔林氏子，亦称木陈忞。顺治时，赐号弘觉禅师。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晋北京面帝，翌年五月十五日出京，时顺治年廿三岁。顺治自十四年冬至十七年四年之间，颇耽禅悦，木陈忞之势力，喧赫一时，恩遇既隆，遂为后代所忌。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谕，斥其所著《北游集》，语多悖谬，宜查出销毁。故木陈忞事颇为史家所注目。新会陈援庵先生因著《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以二人代表异教，说明清初天主教与禅宗对于政治之影响及其消长之故，复著《语录与顺治宫廷》等篇。陈先生所据资料，以弘觉之《北游集》及《憨璞语录》诸书为主。惜未见及道忞诗文集——《布水台集》。余早年尝从大埔温先生处，录得道忞自著《山翁忞禅师随年自谱》钞本，著录于拙纂《潮州志·艺文志》(此文后刊于新加坡《东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嗣复获见嘉兴藏本《布水台集》，又于1984年春，薄游宁波，得登太白山，谒天童寺，参观道忞遗迹，因综合各资料，另撰一文以补陈先生之不及。

## 一、《山志》言及《布水台集》

布水台者，在浙江黄岩。集中有《黄岩山居即景》十六绝，如黄岩寺、寨云锋等。内题“布水台”云：“落处不明谁解看，为伊靛面示来端。因高就下诚难惜，透顶还他澈骨寒。又《初住黄岩，松壑弟许为持钵乞泔上，岁杪以兵荒见困》诗，句云“望君如漱路思梅，蹢凌犹登布水台。”是集自题僧衔曰“住明州天童寺匡庐、黄岩沙门道忞著”。集凡三十二卷：卷一为风、雅诗，卷二至卷五为诗，卷六至卷九序，卷十碑铭，卷十一记，卷十二传，卷十三至十五为塔铭，卷十六为行状，卷十七为表疏，卷十八至二十一为赞，卷二十二为书，卷二十三为跋，卷二十四为说、引，卷二十五为祭文、见闻杂记，卷二十六为警语、规约，卷二十七至三十为尺牍。诗只五卷，余悉为文。

清初学人言及《布水台集》者，有王山史文《山志》。《山志》一书，援庵未曾引用。年前始由日本朋友书店据绍衣堂藏板影印问世。卷一有“北游集”一则云：

一日，上阅《布水台文集》，见其中有《荐毅宗烈皇帝疏》。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帝么？引觉曰：然。上曰：本朝谥思宗，非毅宗也。弘觉曰：忞僻远疏虞，闻江南谥如此，不知本朝有别谥也。上曰：此亦何妨！然子闻江南初亦谥思宗。后有言“思”字非美谥者，故改之耳。……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帝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将来，约有八九十幅。上一一展示弘觉。时觉上容惨戚，默然不语。弘觉观毕，上乃涕洟曰：如此

明君，身嬰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下略)

按《山翁年谱》，以毅宗烈皇帝纪年。是谱记事讫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而止。道忞时四十五岁。《布水台集》卷十四疏类内有《烈皇帝天寿圣节疏》及《烈皇帝荐严疏》。又诗类有《毅宗烈皇帝哀词》，其句云：“云车自去狩玄圃，玉历谁传定帝藩。”正用毅宗谥号。据王山史所述，顺治对于道忞仍用江南后改之谥，“毅宗”认为无碍。《明季南略》二先帝谥号条云：

(甲申)六月初六壬戌，谥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六月廿一，忻城伯赵之龙奏辩先帝不当庙号曰思，思宗非美字。……后改毅宗。左良玉云：“思宗改谥，明示先帝不足思。为马士英第一罪。”清朝谥为怀宗，永历朝，又谥为威宗。

以证顺治所言初谥思宗后改毅宗，正合事实。顺治于崇祯深表同情，故认为“此亦何妨”。道忞不用清谥“怀宗”，顺治亦不以为忤，具见当日文纲尚疏，而顺治对明室之同情心，其宽弘度量，更非后来诸帝所及也。

《布水台集》曾经顺治过眼，想是未刊稿本。《天童寺志》于黄介子诗注云：“出《百城集》。”今实见于《布水台集》、知原有《百城集》，后来编订故并入《布水台集》欤？

## 二、黄毓祺与释道忞之关系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五章，考证钱牧斋之下狱，乃由黄毓祺(介子)案之所牵连。顺治四年，毓祺起兵行塘，五年，死于金陵狱中。陈氏引《孤忠后录》、《南忠记》、《明季南略》诸书，以论其事。又指出牧斋与介子并非素不相识。举《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书二通，及《有学集》卷三十六《密云塔铭》，以证二人实为密友。考《明季南略》四《黄毓祺续记》云：“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清朝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此据通州王园夫口述(中华校点本，页254)。陈氏论黄案云，“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藉此可以死无对证”云云，似未举出明证。其实有关黄介子之史料甚多，不此上列诸书，而介子与道忞之关系更值得一记。

余按介子与木陈忞实同出密云圆悟禅师之门，宁波《天童寺志》，其纂辑工作，尝一度出自黄介子之手。故《寺志》中收介子之文字不少。如卷二有《天童寺中兴记》，卷七有《修祖塔记》，皆介子之作。《天童寺中兴记》文极长，即记密云重兴天童寺之功绩。密云一生主持道场凡六，计龙池、通玄、金粟、黄檗、育王、天童六处。临济之传，称为中兴焉。

《志》未卷十志黄介子事，引及道忞之《百城集》中挽诗序。德介在《天童寺辑志叙繇》云：“辛巳(即崇祯十四年)秋，江阴闻人黄介子讳毓奇者访道来山，又为重辑……定成四卷。”毓祺一名又作毓奇，此介子尝辑《天童寺志》之经过也。《布水台集》内，尺牍类有《与介子黄居士》三信，诗类有《挽介子黄居士诗并序》，又附其《绝命词》，此为有关黄毓祺死事最重要之资料，兹录其挽黄诗序文如次：

江阴黄介子，明之闻人也。久参天童先师，于禅学洞有所窥，申酉之变，两都失守，帝后冥在遐天，麦秀黍离，子实伤之。因阴图为恢复之举。事败见执。证狱石头城。时匍伏梲棘，尤（犹）为要门禅者题予肖像凡一百二十言，其词曰：

忆自黄岩，嗣席天童。踞先觉堂，草草孤峰。楔以楔出，毒以毒功。蛇吞螫鼻，虎咬大虫。正令全提，孰敢婴锋。出语成詠，百折不穷。佛果衙官，大慧附庸。糠粃之导，往来愚衷。国难以来，踪迹西东。兄游天外，我戏圜中。世出世间，皆大英雄。不负先师，旧衲蒙茸。眉毛结共，鼻孔气通。曹溪正脉，临济真宗。是木上座，亦号山翁。

粤三日交决矣，复作绝命之章曰：

剑树刀山掉臂过，长伸两脚自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万波旬岂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来梦作修罗手，其奈双丸忽跳何！

以一破篋书寄与福牧云禅师，然后坐脱圜中。于乎！禅师洎予皆出先师之门。子当死生颠沛，超然无累，固以奇矣；复于同门之众，独予二人若眷顾不能忘。余哀子孤忠，且庆子学佛之有灵。因次十章哭之，词不一而足也。闻禅师章先有八则，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

今读其次“过”韵诗十首，道忞深表其对黄氏敬慕之诚。当时文纲未密，故诗中肆意畅言，毫无忌讳。再观其与介子三书，一则云：“不孝忞于门下虽未识荆，然耳熟大名。三十年盖胸中有‘江上二黄’之目久矣；况彼此得预天童筹室，业为法社连支……乃者不幸天丧哲人，先和尚奄就后世……兹适吾幢兄移檄山中，征不孝所述年谱。且雅称门下高谊，肯以笔铁头点出先和尚末后光明。”此札为密云歿后求介子为塔铭，其时介子与道忞尚未谋面。所云“江上二黄”，毓祺外，其一为海岸黄端伯。又一札为忞求介子为其先受业开先明法师制碣文。第三札云：“频闻洛邑顽民，独推江上，则其蹂躪也将必甚，如是为吾道兄忧不去心者累目。”又云：“先年为受业先子图不朽，乃久不撻下，岂先子地卑耶？或弟弩不足进耶？……”则介子始终为著笔。再读其《复尔宁杨居士书》云：“黄介老履道存诚，其绍千秋绝学，乃父子遭异变，岂祸生有自耶？抑无妄之灾？……兄从江上来，或知其故，幸以语弟。弟思白衣操三寸管，能表章吾道，庶几斯人焉。”是黄介子之死事真相，道忞初亦无所知。但敬慕其人，始终不渝。忞又有《秋日寄怀介子黄居士》绝句二首，录其一云：“碧流清澈漱江菀，上下同风只白蘋。时事况逢秋叶落，转教天际忆真人。”介子在当日有高名，道忞攀仰弥甚，但二人交情则泛泛耳。

### 三、道忞书法渊源兼论日本黄檗宗书风来历

禅僧多工书，道忞书法更为顺治所推挹，《北游集》及《山志》均记其与帝对答之语。其肇窠书帝尝敕良工摹勒上石。帝尤赏其“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道忞自言：“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又临（虞世南）夫子庙碑。”共取径如此。道忞真迹世不多见，广州美术馆藏有道忞行书立轴，气清神健，盖得力于柳诚悬。文云：“看剑拂开星斗七，论文不

觉夜更三”，署名“化鹿忞山翁”，印铃“阳明洞主”。道忞晚岁卜居会稽化鹿上之阳明洞天。自择吉兆于黄龙峰下。此帧侧有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浙西查有镰(驷卿)题识于宝应捕署，记道忞事迹，述其收得此帧于如皋。又云于安宜泰山殿方丈得见天童道祖墨迹，稍逊是轴，足资谈助。是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览，已印入1981年该馆出版之《明清广东法书》，列第20号，为道忞现存仅见之墨迹，洵可宝贵。

道忞师密云禅师，密云书法亦佳。《北游集》载道忞在顺治面前答帝问：“先老和尚(指密云)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忞曰：“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缺，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尝语忞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什么好，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大胆，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缺于圆活。”

密云书法今可见者，天童寺有其崇祯九年石刻一方，京都黄檗山万福寺有“心同虚空界，示同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一偈，行笔欲为生动，而力有未至。似以石刻之谨岩圆劲为佳，仍是以结构胜，诚如道忞之言。

密云门下多工书，费隐笔迹，有“与隐元尺牋”及“正法眼藏”题榜等，今存于日本万福寺。费隐门下隐元法师，于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1654)东渡，嗣得德川家纲赐地于宇治郡太和山(今京都宇治川醍醐山)，遂依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原状以建寺，开创日本黄檗宗。其弟子木庵性瑠、即非如一辈，原亦汉僧，皆擅书，并有著述。如一著《福清县志续略》，其书今尚存(参崔建英：《福清县志续略》，《文物》1984年8月)。余于1980年秋，与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同游宇治，谒万福寺，观宝藏院一切经雕板。蒙寺主赠与昭和四十七年林雪光所编《黄檗文化》一书。费隐、隐元、木庵、即非以下诸禅师笔迹，均具载其中。余于隐元之“法运东行”卷题字，及“不入惊入浪，难逢称意鱼”等法书，气势纵横，尤为倾倒。隐元黄檗宗一脉，对日本之书艺影响甚深，如池大雅之成就，即由黄檗僧假以中国书画供其揣摩学习，是其一例。宇治黄檗宗各华僧多系福建籍，俱工书法。清初在日本形成黄檗流之书风，推溯其源，受密云之影响特深。因论道忞书法，故连类及之。

#### 四、道忞撰破邪文字

《山翁年谱》：四十岁崇祯八年乙亥条云：

以西洋利玛窦之徒，大张天主之故，日惑世以诬民，乃推广本师之意，著为说以辨之，凡三篇，以近万言。

按《布水台集》卷二十四有《原辨说》，略称：

辨天者何？辨泰西夷人所立之天主教也。……利玛窦死，其徒来自广粤者，乃即留都洪武冈，建事天堂，指所事之天主曰耶稣……至矫以诗书“昭事上帝”等语。

……大宗伯沈公漙虑之,上疏极言其事。……天香黄居士者,闽人也,有沈宗伯之虑。  
……由是□我师于座间,明其妄执之非。天香遂以是意语为说以辨之。

利玛窦来华事,万历间,朝臣初则论其宜入贡照进暹罗通事之例,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万历辛丑,(按应作辛巳)上疏《议处贡夷利玛窦疏》,即其一例。(曩于星洲见此书。日本似尊经阁有之。近时林金水著《利玛窦在广东》一文,刊于《文史》第20期,记其1583年(万历十一年癸未)七八月抵广州,海道让其榻居暹罗宾馆,即用献臣之议)。次则为教理之争。罗天尺《五山志林》五“天主堂”条,称:“万历三十七年利玛窦死,葬于京师,其徒庞迪峨仍居京师,王封萧等居南京,各以其教耸动士众,从者云集。礼部侍郎沈漙再疏论之,驱诸广东。”密云、道忞之作破邪文字,即响应沈漙之议,雪峤圆信之门徒唯一普润亦著《诛左集缘起》,今其文字载于《破邪集》中。密云、雪峤俱出龙池正传之门(《布水台集》卷十二有《龙池要门幻有正传和尚传》,龙池俗姓溧阳吕氏,此文亦为重要文献),具见龙池一派,当日对抗天主教运动之激烈,道忞亦其中一份子也。

附表:

笑岩德宝一龙池正传	密云圆悟	费隐通容—隆琦隐元	木庵性瑀 即非如一
	云峤圆信—唯一普润		

(著《诛左集缘起》)

## 五、余 论

此《布水台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为清初《嘉兴藏》本。上钤有“寄云”、“澈凡”印,考《山翁年谱》十二年条“从瓜步疾驰天童”……为金粟费兄禅师删订语录。为本悟柴头题本师真赞,为澈凡禅人题牧牛图赞。”澈凡当是此人。金粟费即指费隐。

钱牧斋序《布水台集》,引(宋)大慧杲禅师云:“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又云:“新蒲之绿,玉衣、石马之遐思也;春葵、玉树之什,空阬、厓海之余恨也。”又云:“不忠不义之人,埋没此一点血性,谓之焚烧善根,断灭佛性。”谨按道忞诗卷一有风雅一类,《春葵风》序云:“乙酉之役,处士孙开远举义嘉禾,战没孤城,诗以谏之”。共八章。又《玉树风》序云:“玉树,旌孝节也。清师入邦,谢女希韞与母张氏同赴井,子宸救之,母绝,宸不忍去,死焉。……”所谓“春葵”、“玉树”即指此二篇。《新蒲绿序》全文载《布水台集》卷八,略云:“我毅宗烈皇帝以英明之主,数直凶危,家亡国破,宗庙丘墟,……于甲申三月十九之变也。维今癸巳,去前莫春十阅星霜。……因鸩同人,共修荐岩佛事。……遂人各言所欲言,总诗文若干首,篇而什之曰:《新蒲绿》。于乎!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将何日而休哉。用杜甫《哀江头》“细柳新蒲为谁绿”句以名书,不胜麦秀黍离之感。”牧斋于《列朝诗集》中亦

书其事。道忒于顺治末年出山，晚节颇为人所惋惜，其编《布水台集》，此类有血性文字，一仍其旧，不稍忌讳，仍见其为血性中心，故顺治读其书，亦为洒同情之泪焉。

清入乾隆季世，书禁逾严，乾隆四十三年，河南布政使荣桂刊《禁书总目》内有一条云：

《休园省录》一部，广陵郑侠如录。查此书内录世祖章皇帝（顺治）谕宏觉师数条，应行收缴。

郑氏休园，他著亦以查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应请销毁，又《扬州休园志》等五种，查有钱谦益、沈德潜序文，并列龚鼎孳、金堡诸人姓氏，应请抽毁。此《布水台集》卷首正冠以钱序，而集中违碍、感愤之作不可胜数，自在查禁之列。今此集经僧澈凡藏弃者，仍流传于世，兹获展读，深觉欣幸，爰为发其端绪，略加论列，以供治晚明清初史事者之参考。

原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五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



# 广东书史点滴

姜澄清

1995年,我在香港从邓又同前辈处得知,广州市文史馆搜罗了近五十年来学人的尺牍手札,其数达数百件。其后,在又同先生所赠《学海书楼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邓巧儿女士有专文述及此一事,文题为“陈垣所藏近代粤人手札选录阐释”。文中所云粤人即冼玉清、岑仲勉、李棣。所憾,文集未附于札影印件,因此,对诸贤书法,无从论说。

近来,学界尤重学人书法,而尤推崇手札,这些手札,随意自如,书法清雅,是所谓“不求工而自工”者,诸如陈寅恪、马一浮、马叙伦、姜亮夫等大师的手札,都令观者耳目一新。广州文史馆所藏学人手札,若能在此次大会上展示,则是与会者之幸。

陈垣先生是新会人,1950年1月15日冼玉清教授致陈垣先生的手札,很有文献价值,因冼是陈寅恪的邻居,她先后任中山、岭南两校的教授。在冼先生信中,有一首陈寅恪的诗,此诗在陈集中未著录。

冼玉清1月15日信,节录如次:

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前旬登漱  
珠岗探梅,往返步行约十里,陈夫人谓渠数  
年无此豪兴,附唱和诗可知也(下略)

陈寅恪《寻梅》诗如下:

我来及此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从尘世改,芳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广州文史馆另藏有岑仲勉先生1934年至1937年间致陈垣信十通,李棣先生1933年至1936年间致陈垣信十通。这些信中,记录了不少外界鲜知的掌故。岑、李二先生均为顺德人。岑先生有“粤中奇才”之誉,他由陈寅恪推荐给陈垣,并由陈垣再举介给傅斯年,旋即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棣为晚清探花李文田之孙,1951年赴伦敦大学,授中国古文字学,1966年荣归香港,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退休。李棣与容庚交谊甚笃,容先生八十高龄时曾为李棣题斋额,并跋述交谊。